

Yt182/11



肖楚女烈士，汉阳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之一、卓越的理论战士，多次在武汉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24年，他再次来到襄阳二师任教，由于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为当时的反动当局所不容，欲加陷害。故此，他再次离开襄阳。行前，他（右坐者）与殷健三（左，中共党员，已牺牲）、刘子谷（中，本辑《忆革命英烈肖楚女》的作者）留影。然后，秘密回到武汉。

目 录

忆革命英烈肖楚女·····	刘子谷 (1)
肖楚女之光辉的一生·····	艾毓英 (17)
白崇禧在武汉的最后活动·····	兰香山 龚梦涛 (26)
白崇禧在武汉的狂想妄为·····	汪济民 (33)
武汉解放前夕我同白崇禧的几次接触·····	李任夫 (40)
白崇禧在武汉抢劫物资运穗出售经过·····	李新林 (46)
国民党汉口市党部跟随白崇禧逃跑记·····	兆 祥 (49)
记严重——立三先生·····	师 籍 (55)
我所认识的严立三·····	匡 侯 (68)
“湖北三怪”之一——严重·····	刘鸣皋 (82)
由左转右的孔庚·····	朱九如 (89)
孔雯掀的一生·····	孔庆东 (100)
孔庚与“武昌掘金案”·····	徐 实 (109)
汉口市最后一任市长晏勋甫·····	陆炳熊 (112)
动员晏勋甫留下来·····	阮 冰 (120)

忆革命英烈肖楚女

刘 子 谷

时间过得真快，肖楚女烈士的牺牲，转眼已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的死，是革命青年失去了良师；他的死，是革命队伍中丧失了勇敢的战士；他的死，使我们更加认识了敌人；他的死，在每个革命者心上剜上伤痕！”（引自《征求肖楚女先生遗著》，1927年6月15日《中国青年》第7卷第16期）但他的革命精神是不灭的，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在我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今天，重温肖楚女烈士一生的言行，是更有其现实意义的。

（一）

肖楚女烈士是我在师范学校学习时的老师，也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先驱。我不但思想上受他的影响，而且我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是经他亲自向林育南、卢春山两同志介绍的。从我认识他那天起，直到他牺牲之前，我和他都经常有联系；尽管他后来负责党的工作，东西南北，行踪不定，而我在搞农民运动，不曾碰到一起，但我们总有书信联系。可惜，他写给我的大量信件，在我的老家被敌人搜抄时焚毁了，片纸无存，令人至今犹有余恨！

肖多次同我谈起自己的生平。他家原在汉阳鹦鹉洲开木行，

生活比较富裕。后来不料一次长江洪水暴发，大水把木排冲走了，继之又遭火灾，遂至破产，沦为贫民。他母亲把他送到汉口一家杂货铺当学徒。有一位留日学生是这家杂货铺的邻居，常来铺里闲谈。肖便向这个人借《直方大斋》看，看完一册送还，另借一册。这人说：“《直方大斋》是数学书，需要演算的，你看它行吗？”肖说我都演算过了。这人把他所作的算术拿去一看，果然一题不漏都作出来了，而且答案正确，大为惊讶。于是，这人向杂货铺老板商议，说：“你这个学徒很聪明，有天才，可以造就。我帮助他，白天让他上学读书，晚间回店帮你记账。”就在这位热心人的帮助下，肖进入了新民中学。求学期间，目睹当时教育的腐败，清王朝的昏庸无能，深感中华民族的生存危在旦夕，非起来革命不可。他带头闹起学潮，结果被开除出校。此后，他奋起参加了武昌辛亥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串通在武汉的同伙，血腥镇压革命运动，搜捕革命志士。肖躲在一家商号楼上，闭门读书。后来，这个商号运货往上海时，把他放在一只货箱里作为货物运到上海，这才脱离虎口。

(二)

肖第一次到襄阳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书，是1920年9月。我恰是这一年秋季招生考入的预科学生。在举行开学典礼的那一天，他挨着秦仲宣（纵仙）先生坐在首排教职员席位上。在校长刘泥清例行公事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便是肖老师上台演讲。他首先指出：一切有用的学问，都是研究社会现实生活的工具。学生应当参加社会活动，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又说，一个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就要有信仰，要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他边讲边打手势，滔滔不绝，不用讲稿，出口成章，抑扬顿挫，神采飞越。

他的讲话，深入浅出，热情奔放，闪烁着革命的智慧，是我闻所未闻的。全体同学也聚精会神鸦雀无声。

当时，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教育界正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把国文课程分为语体文和文言文两门。肖老师来二师，主要是教语体文，即所谓“白话文”。但由于高年级的物理和哲学没有人教，也请他担任。

一般语文教师和文言文教师常彼此相轻，互不相容。而肖楚女和秦仲宣两人却不一样，彼此间不仅毫无矛盾，而且相互尊重。肖老师常对我说，秦先生学问渊博，读书下过功夫。对诗、文均有高深造诣，这是你们应当学习的；至于他生活散漫，放浪形骸，则不宜效法。秦则赞美肖老师思想新颖，才华横溢，敬佩他怀有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告我要学习肖老师的为人。肖老师这时在教学方面，注意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对学生的思想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废除帝俄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取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强行掠夺取得者，皆无偿的永久归还中国；同时，希望中国与旧俄政府断绝关系，同苏俄建立正常国交。而当时北洋政府仰东交民巷英日等帝国主义者的鼻息，对于苏俄政府这一友好态度，置之不理。肖老师将这一消息向同学传达，群情激愤。他亲自起草“快邮代电”，要求北洋政府接受苏俄的宣言，迅速与苏俄政府建交，驱逐旧俄驻华官员。由于当时襄樊地区学生尚无联合组织，这个“快邮代电”只是假借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发出，但这已在襄樊地区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1年初，学期即将结束时，校长刘泥清被免职，单家桢接任二师校长。当时师范学校学生的伙食、制服以及书籍等，都系

公费开支，任该校校长在所谓清水衙门的教育界看来是个肥缺。当校长的人，一般都有后台。二师的这一变动，刘泥清事前似无所知，感到恼火。因此，他胁迫教职员秦仲宣、肖楚女等若干人，一同离校，企图引起学潮，挽刘拒单。同学们对肖、秦两先生是爱戴的，希望他们不走，但是终于被迫走了。

(三)

肖楚女老师离开襄阳二师后，曾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教书。这时，他应恽代英之约，前往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教书；不料他到达泸州时，恽代英被赖心辉部属关押起来了，弄得进退无着。在旅邸中，肖老师认识了一个土酋（姓名记不清了），请他当代表去重庆作说客，并付给他几百元的活动费。他到达重庆后，立即给这土酋写了一封信说：“我到泸州访友不着，手中分文无有，因此应允你的委托，借你的钱作路费来到重庆。现除用掉的路费之，余款全部奉还。至于当你的代表，我不能干，你另行派人好了。”那时他在土酋的范围之下，不这样离不开泸州。

肖老师从泸州到重庆后，住在重庆一家旅馆里。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常来这家旅馆，同他谈过几次话，佩服他学问渊博。请他到该校教书。当教务主任在课堂上向学生作介绍，讲到肖老师是那一学校毕业时，两眼望着肖老师说不下去了，因为教务主任事前不曾问过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肖老师立即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兄弟是自修大学毕业的！”顿时全体学生都活跃起来了，对肖老师自学成才，甚感敬佩。

该校旧势力盘根错节，封建保守思想严重，有些人为了排斥打击新人新事，保持自己的地盘，竟不惜采取造谣、诽谤、污蔑、陷害等卑劣手段。当时张闻天同志也在二女师教书，保守势力视他为眼中钉，为了把他排挤走，竟凭空捏造罪状，诬陷他调戏女

生，而且居然唆使某女生出来作证。肖老师提及此事，十分愤慨，说天下竟有这等咄咄怪事，说明为了打击进步力量，旧势力是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卑鄙无耻的伎俩都可以使出来的。

五四运动之后，有些地区为了改进教育制度，开始考虑三三制，即前三年为中学程度，后三年属专科性质。各省设立的师范学校，原来统一规定五年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有的把它增加一年，后二年为专科。据肖老师说：重庆二女师为此曾举行教务会议，讨论专科的必修课程。有个国文教员开了一个必修课程的书目，为《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二十二子》、《昭明文选》、《楚辞》、《古文辞汇纂》、《御选古文渊鉴》、《唐宋八大家文钞》、《全唐诗》，以及印度哲学等，要学生阅读。肖老师不赞成这种要学生死啃古书本的办法，说“不是一个富家小姐，就买不起这么多书。其次，在这么有限的学时内，学生即使连小便都不去解，也无法读完它。第三，读这类书，试问对现实生活有何裨益，能起什么作用？开这书目的老师自己是否全读过？第四，我不懂印度文，我就无从研究印度哲学，我不知开列这书目的老师自己是否懂印度文和了解印度哲学，而要这些青年女学生学习印度哲学，岂不荒天下之大唐吗？！”这样一来，教务会议没有能继续开下去。事后，学校教务主任来找他，说那些教员都不同意他会上的讲话，联合起来向学校提出辞职，问他怎样处理才好。他说：“这些人成帮结伙的向你辞职，你一时从那里去找这么多的人来顶替？显然，他们辞职是假的，要我走是真的。我一个人走了，你容易找人代替，问题不大；还是让我走的好。”就这样，他离开了重庆二女师。

肖楚女在重庆曾任《新蜀报》的主笔。这份报纸在当时僻远的中国西陲来说，经他的手点起了革命火星，可算是蜀中一盏独一无二的明灯！他用自己的笔作刀枪，愤怒地抨击旧中国封建主义，揭露地方军阀和贪官污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以及帝国主义者

中国的罪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唤醒人民奋起走上救国的道路。从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惶惶不安，对他采取高压手段。一天，重庆警察局长（或王陵基的重庆卫戍司令部）请他去，说：“肖先生，你在重庆宣传共产共妻，这是不能容许的！”他义正词严地驳斥说：“局长先生，你看，你身上穿着浙江的杭纺，我只穿一件竹布衫子，试问是你共了人民的产，还是我在共产？！你们这些人，都三妻四妾，无数的小老婆；而我尚未结婚，连一个妻子也没有，到底是谁在共人的妻哩？！”审问肖老师的那家伙羞得满脸通红，无言对答，却蛮不讲理的说：“不管怎样，我们这儿容不了你，你必须离开重庆！”不容分说，当即派军警用“滑竿”把他抬上，押送上船，强迫离开重庆。

（四）

肖老师第一次离开襄阳二师后，他所教的语文课，由陆尚功接替。陆系当时襄阳道尹公署的秘书，此人文笔尚通顺，但学识浅薄，对新文学一窍不通。

当我得知肖老师已从渝回武汉时，便发动同学向学校当局提出，要求辞去陆尚功，聘请肖楚女来校任教；校长单家桢同意了。于是肖第二次来到襄阳“二师”。

肖老师回到“二师”后，专门讲新文学，自己编写讲义，不再担任物理和哲学课程了。他向我们提出学生自治的口号，说：“学校是属于学生的。学校的教学和一切设施，都应以学生为主，为学生设想。”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主人翁思想。在肖老师的领导下，我们着手组织“二师学生自治会”，他亲自动手为我们起草《学生自治会章程》。很快就把“学生自治会”成立起来了，这在襄樊地区的学校来说，算首屈一指，为后来的学生运动起了带头作用。

肖老师这次来“二师”和以前大不一样，直接向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中国问题，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他介绍我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阶级斗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书籍，从而启发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激起了青年人追求革命真理的热情。同时，还介绍我们订阅各种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潮》、《民铎》、《觉悟》以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特别是《向导》和《中国青年》，由他直接联系订购，交我经手分发同学们阅读，有的收费，有的干脆赠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使生长在偏僻鄂北的地区长期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学生们，眼界大开，幡然觉悟起来。

由于肖老师在这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愤怒地揭露帝国主义分子和贪官污吏残酷剥削人民的罪行，受到地方反动当局的嫉视，企图对他进行迫害。特别是他写了《新聊斋志异》和《基督教底唯物营业》两篇文章，接连发表在1924年《中国青年》第24期与第25期上。前者揭发襄阳道尹熊宾一向假借做慈善事业之名，欺骗群众，募捐自肥，剥削老百姓及其下属小职员。一次，熊忽然异想天开，佯言隆中有仙降世，预示全襄祸福，私扮二无赖作判官置巨箱中，扛往。不料襄阳镇守使张联升恨其狡猾，于出城时检查出来，笑话传遍全城。后者，则是揭露襄阳天主堂总司铎意大利人车格里，用上帝的名义，对平民放三分高利贷，残酷剥削中国人民。襄阳地区教会势力相当大，它们披着宗教外衣，干些卑鄙不可告人的勾当，在群众中还有其迷惑欺骗作用。肖老师的这篇文章，剥掉了它们的画皮，击中了要害，这在他们看来，真是大逆不道。因此，帝国主义分子同当地军阀、官吏以及士绅勾结在一起，对肖楚女狂吠、攻击，说他是“过激党”、“赤化分子”，紧罗密鼓，准备下毒手镇压、迫害。

要逮捕肖楚女的消息首先由校长单家葵透露出来，又得到国文教员杨立生的证实。我们考虑到肖老师的安全，耽心他陷入罗网，遂决定劝他去武汉。行前，肖老师同殷健三（学名乾山。均县人，后来加入党，牺牲了）和我，三人照了一张像，没让其他人知道。我和殷健三送他乘襄沙路汽车秘密地离开了襄阳，脱离了虎口！

肖老师走后不久，我们就发起组织“襄樊学生联合学会”。我走访串联了鹿门中学、襄阳女子师范讲习所，以及教会学校如鸿文书院、天主堂女子学校等。襄樊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我们发表了宣言，进行反帝运动，号召人们抵制英日货，劝导商人不要买卖英日货。我们组织宣传队在街上演讲，散发传单，广为宣传；同时成立若干检查队，分别到商店进行检查登记，约定将店内现存仇货（即英、日货）售完为止，不再购进新货。不料樊城有些商号阳奉阴违，在限期之后继续从汉口运进新货，被我们的检查队在樊城下游十五里地东津湾查获，将几艘货船押抵樊城。同学们对这些只图利不爱国的资本家感到义愤，把仇货从船上取出要付之一炬。资本家纠集许多流氓、打手围殴学生，酿成流血事件。襄江两岸立时鼎沸起来！

襄阳镇守使张联升和道尹熊宾亲自出马，率领警察、士兵对学生进行镇压、迫害。强令学校开除为首学生。我们联想到肖老师被迫离襄的情景，察觉了张联升、单家葵互相勾结的阴谋，对单更加痛恨。于是运动由反帝斗争转为要求撤换校长单家葵和些不称职的教员，由学生来管理学校。在反动当局的压迫下，我和殷乾山、方福升（后改名方复生。新中国成立后任驻匈牙利大使馆参赞）、程欽（或左泽民，他二人谁先谁后现记不甚清）四人被迫离开学校。我们走后，单家葵又开除了一大批同学。学潮延续了一年多，单家葵终于被赶走，大革命的火光开始笼罩襄江！

(五)

肖老师从襄阳到武汉，办过一份报，对开纸的篇幅，单张。报的名称是《楚江日报》抑或《江汉日报》，我现已记不甚清。我在该报付刊上还发表过新诗和文章。

此后，肖楚女作为党的特派员又去过重庆，但为时不甚长。1925年，他被派到河南工作，在开封主办过《中州评论》，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豫陕地区反帝反封建的号角。河南反动统治当局对此十分恼火和惊恐，肖老师写信告诉我说：“一天，开封警备司令部把我抓去，并召集他们所有的侦探（即特务）到场，指着我对他们说：‘今后你们如再遇到这个大麻子来开封，就毫不迟疑地把他抓起来！’当即派兵勒令我出境。他们对我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竟如此心惊胆战，可见他们内心底虚弱，外强中干；只要我们唤醒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中国的反动统治政权是完全可以推翻的。”

他从开封转到上海，同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并在南京、苏州等地指导青年学生运动。而当地学校久为江苏军阀所垄断，采用各种手段麻醉广大青年学生，妄图使他们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当时东吴大学、南京高师等许多学校如一潭死水。肖愤慨地指出：“此袁世凯小站兵练兵之阴谋，而教育界封建政治之成功也！”（引自肖楚女作：《蒋维乔长东大之由来》，载1925年8月1日《中国青年》第86期）为了粉碎反动派禁锢青年的阴谋，打开沉闷的局面，他深入各校讲演，号召青年学生要面对现实，参加革命，到群众中去。

(六)

肖楚女面黑而麻，衣服随便，但身材俊拔，风度洒脱，另有

一种令人神往的轩昂气概。记得肖初到襄阳二师给我们讲课时，恰逢我班一位叫鄢元明的同学，也是满脸麻子，两人刚巧碰在一起进入教室，肖老师望着他一笑说：“呵！我们算同病相怜啦。”大家为之欢腾起来。

肖老师非常珍惜时间。他在襄阳二师时，有的教职员下课后外出看戏，或打麻将、扑克赌钱，他从不参加；下了课就看书、写文章，或与学生交谈，解释疑难问题。只有秦仲宣老师和他交谊甚深，有时晚间到他房间里去玩。他常闭门谢客说：“你不用备课，我却还要看书呢！”他看起书来，如饥似渴，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对当时新出版的书刊、杂志、报纸，无不买，随买随看，并作标志，以备应用，决不搁置。他说：“正面的东西要看，反面的东西也要看，不了解反面的东西，如何能去批判它呢！关键在于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衡量它的是非。”

肖老师走到那里，书籍就随身带到那里；他的所谓“行李”，基本就是书籍，此外别无长物。他第二次离开襄阳时，我亲手帮他收拾“行李”，深知其底细。他当时送给我《科学人生观论战》、《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专辑）、《赫格尔一元哲学》，以及《社会主义集要》等多种。前两本，现已捐赠重庆市博物馆。后一种，《社会主义集要》是他从所阅读的杂志、刊物上剪编下来的许多文章，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俄罗斯革命的过去与现在》等等，共计八十七篇汇集而成的。这就具体说明他在阅览和治学方面，是如何善于去粗取精，学以致用。此本封面内有肖先生亲笔所写“乾山子谷两弟留阅”题记，现已捐赠给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肖看问题很尖锐，文思敏捷，真个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当他在写文章时，你如果站在他身边，他也旁若无人，专心致志地纵笔直挥，直到他写完终篇，抬起头来见到你，才会心的笑一

笑，表示歉意。见此情景，不由得使你对他的工作热情产生无限敬意。

肖写的文章，犀利豪放，鞭辟入里，战斗性强。矛头所向，不是揭露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就是痛斥贪官污吏，以及反动文人。他登台讲演，亦复豪迈奔逸，富有鼓动力，极能吸引听众。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常两三小时，滔滔不绝，听众亦绝无倦容。他在教室里讲课时别班同学常来旁听，室外恒围满了人。有的回忆文章却说“他过去没有教过书，到二师是第一次走上讲坛。为了解决缺少教学实践，经验不足的矛盾，他每天在天刚亮时就拿着一块镜子跑到山上，将它挂在树上，对着镜子练习讲课，同时注意讲课的姿势，声调高低、快慢和口型。”（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肖楚女》，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乃纯属捕风捉影之谈。

肖生活刻苦，持身谨严，终其身没近女性。他曾对我说：“我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人都有审美观念，我一脸大麻子，漂亮的女子不会爱我，不合我意的女性，我也不会爱她。”以此，他长久没得爱人。大革命时期，武汉曾有一位女同志（姓名已回忆不起）声言“非肖楚女不嫁”，有同志让我告诉肖先生，我照办了。肖回信给我说：“你一定要告诉她，我有麻子，切不可隐瞒。”我一打听，方知这位女士也有同样缺陷。待我回信他时，他已因病住进医院了，此后即无下文。

肖老师从不坐人力车。他说，他有个妹妹在武昌育婴堂（教会办的，具体名称记不清），冬天需要被子，他亲自背着给妹妹送去，在进城门时碰到一个同事，惊问他为什么不坐人力车送去。他说：“我是人，人力车夫也是人，为什么我要坐在车上让他拉呢？！”他认为有的人一穿上了长衫（指绅士文人），就自以为高人一等，轻视劳动，是可耻的。

肖老师对于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说：“一个

人的名字，只不过是代替自己的符号，以便于识别和称呼罢了。而历来士大夫们却喜欢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什么名、字、号和别号等等，一大堆，殊属无聊之极。我名‘秋’，是我母亲给我取的，因为我是秋天出生的。我一直就用这个名，从不更改。至于‘楚女’，则是我的笔名，不是‘字’。”我说：“老师，你这个笔名是否出于杜诗‘楚女腰肢亦可怜’句？”他不禁瞋目相视大笑说：“我当时是将它作为‘丑侣’的同音字来用的，别无深意，与杜诗无关。你们千万不要步胡适的后尘，牵强附会，搞些无聊的考据！”

(七)

肖老师是学而不厌，人不倦的。他的海人，既严正又和蔼。他不是扳起一副正经面孔来教训你，而是就你所表现的具体行为和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讲清道理，指明方向，使你乐于接受，无形之中受到他的启迪、陶溶。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谆谆教导，对凡属和他有接触的青年，也都是循循善诱，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

他曾经告诉我，他在上海大学教书时，大夏大学有一青年学生从报刊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署名“楚女”，以为他是女性，写信向他求爱，约请晤面。一天，这青年西装革履，头髮梳得油光光的，到上海大学传达室声言要见“楚女女士”。恰巧他正在传达室，即忙回答说：“兄弟就是楚女！”这青年见他满脸麻子，是个男的，大为吃惊，感到非常尴尬，无地自容。他为了解脱来访者的窘境，笑着说：“你既然来找我，就请到我房间里坐坐，没什么关系。”这位青年自此长去向他请教，得益非浅，终于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加入了党。这在当时是颇为风传的趣话，可惜我现在记不起这个同志的姓名了。现在，有人说这是他在重庆《新蜀报》社发生的事情，肖楚女约这男子到报社相见，是有意“对于

轻浮浪子之辈”的“惩戒”（黎显衡：《肖楚女》，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36—37页），显系误传，与事实不符。肖把这青年的行为看成是个社会问题，不是耻笑和“惩戒”所能解决的，应当设法予以矫正。他抱着“责善只能对于自己，不可以己所‘善’者，责之天下人，但必须以己所善者去劝诱天下人”。（引自楚女作：《亏本与革命》，1924年5月24日《中国青年》第22期）这也是他为人所不及之处！

肖反对封建的旧礼教、旧伦理观念，但不鄙弃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对他母亲是非常孝道的。他常和我谈到他母亲如何含辛茹苦抚养他兄妹们成长，并说：“我母亲的遭遇，是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在这抢饭碗的社会里，我也不能不当一个教员来抢一碗饭，奉养我的母亲。”他母亲死时，他是很悲痛的。但他化悲痛为力量，说“从今而后，我无后顾之忧，可竭尽全力为革命事业奋斗了！”

他经常教导我们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尽到做“人”的意义。要学墨翟“摩顶放踵而利天下”，不能“独善其身”，在现实社会中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他说：“人的意义，更不是消极做个好人所能显得出来的；是要在积极方面，不但做个好人，而且去做个奋斗的好人；不但做个奋斗的好人，而且去做个永远奋斗的好人的。这便是说我们应当从罪恶的重围中突骑挺戈而通过，不应学那愚笨的鸵鸟以不见敌为安全而去回避现实（引自楚女作：《隐居与避恶》（通讯），1924年6月7日《中国青年》第34期）。因此，他赞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认为人生应当像蜡烛一样，烧尽自身，给人以光明。

肖老师的人生哲学，是利他的、战斗的、革命的！

(八)

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在同国家主义派（由于该派办有《醒狮》杂志，又称“醒狮派”）的论战中，在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肖楚女都是站在前列的。在“五卅”运动中，他以有病之身，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以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打着民族的、爱国的旗号，欺骗、蒙蔽一些落后的青年学生，到处破坏革命群众运动。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许多批判文章，并著《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书，用大量事实说明醒狮派的谬妄，使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从而挽救了一些迷途青年从他们的欺骗、蒙蔽中解脱出来，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1925年7月，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其中心内容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3页，1981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肖楚女迅即针锋相对，于同年8月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痛斥戴季陶妄图以孔孟“仁学”来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揭露了他们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本质。不料由于陈独秀的退让、妥协，害怕得罪戴季陶、蒋介石，竟于同年12月20日在《响导》第139期上一页最后一行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登了一条申明，说：“兹有肖抽玉所著之《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按其内容纯系肖之个人意见，所有言论，本党概不负责。”这是可鄙的！但肖老师并未因此而稍沮，仍于同月29日发表了《帝国主义与人口问题》一文，批判戴季陶宣传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是因为本国土地不能安置增加的人口的卖国主义论